

關於順治皇帝出家問題（續）

幻生

上一日語師（木陳道忞）：朕再與人同睡不得，凡臨睡時，一切諸人俱命他出去，方睡很著；若聞有一些氣息，則通夕爲之不寐矣。師曰：皇上夙世爲僧，蓋習氣不忘耳。上曰：朕想前身的確是僧，今每當到寺，見僧家明牕淨几，輒低回不能去。又言財產妻孥，人生最貪戀擺脫不下底，朕於財寶固然不在意中，即妻孥覺亦風雲聚散，沒覺關情。若非皇太后一人罪念，便可隨老和尚出家去。師曰：剃髮染衣，乃聲聞緣覺羊鹿等機，大乘菩薩要且不然，或示作天人神王及諸宰輔，保持國土，護衛生民。不厭拖泥帶水，行諸大悲大願之行。如祇圖清淨無爲，自私自利，任他塵劫修行，也到不得諸佛田地。即今皇上不現身帝王，則此番召請耆年，光揚法化，誰行此事？故出家修行，願我皇萬勿萌此念頭。上以爲然。

根據「北遊集」的這段文字記述，順治與木陳忞的談話，已經說明他對佛寺窗明几淨生活的嚮往，也承認他的前身的確是個出家人，如果不是爲了皇太后一人罪念，他真想隨老和尚出家去。這中間，順治已經明白地表達了他有出家的意願。

順治十七年（一六六〇）七月，他由修習禪觀，一心學佛，而有『馬上有省』的悟境；八月十九日，他最寵愛的董皇妃去世，又

使他有著「生命無常」的感受，在這多種原因結合之下，才有十月落髮出家之舉。所以，我們分析順治的落髮出家，不是突然的由單一原因而來的。

這位「出家未遂」的皇帝，爲皇室帶來一陣震動，也爲後世帶來歷史佳話，可是，過了不久，他在第二年的正月初七日，便因天花而結束了他底一生。那時在京師的佛門名德，只有玉林通琇，所以，玉林通琇只有責無旁貸地負起了爲他的這位皇帝徒弟主持一切佛教儀式，結束他們一場師徒之緣。等到順治的喪禮告一結束，玉林通琇便於二月十五日帶着淒然的心情，離開了京師，南歸杭州。

四、

第三位與順治接觸的出家僧侶，是筇溪行森。筇溪名行森，字慈翁，筇溪是他的號。他是廣東惠州博羅人，出生於仕宦之家，自幼博覽羣典，聰明特達，學養極深。二十七歲至歸宗寺出家，初參龍池派雪嶠圓信，許爲入室，稱嶺南長子。雪嶠圓信寂後，又參玉林通琇，玉林通琇即命其爲首座。行森之名，是玉林通琇門下的字派，他是玉林的弟子；順治名「行痴」，論輩分，他與順治

是平輩的師兄弟。筇溪森進京，如前所說，是在玉林琇第一次由京師南歸時，順治特向玉林琇指名提及的：『和尚錄中付門人筇溪之偈最好，送和尚還山之舟，可載入京一面。』順治十六年（一六五九）六月十五日，玉林琇回到浙江湖州，即命筇溪森進京，七月中，筇溪森到達京師，與順治晤見。這位學養深厚，博通諸家，才華橫溢，雄辯滔滔的筇溪森，自然與順治談得非常投契，大有相見恨晚之概。也即因此，筇溪森是被順治留在皇宮裏居住最久的一名僧侶。他從順治十六年七月進京，直到順治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歸京南歸，在皇宮居住了十五個月。在這一年多的交談接觸中，他與順治之間建立的「法誼」非常深厚，我們從以下諸事可以窺見。

順治十七年（一六六〇）八月十九日，董妃去世，順治非常哀痛，有關董妃去世後的一切佛教儀式，在順治的授意下，全部請筇溪森主持。董妃的喪事剛剛結束以後，突然又有順治落髮出家的事情發生，為順治落髮的，又是筇溪森。順治請筇溪森為之落髮，當然不是盲目的隨便選擇，而是經過長期的交往觀察，對其德行才華有了肯定的認識之後，才予決定的。因為剃髮出家就是依之為師。雖然順治的出家，沒有能夠達到目的，經過皇太后與玉林琇等人的勸阻，在不得已的情形下，順治允許蓄髮，暫不出家，但是，他對筇溪森並未忘懷。筇溪森在順治出家的這場風波中，除了順治這位主角之外，他也成了一個關鍵的主要人物，在朝野的輿論壓力之下，筇溪森不得不回到南方去，免遭物議。可是，過了不久，順治的乳母去世了，那時玉林琇正在京師，而順治在十八年（一六六一）的正月初二日，仍然召筇溪森進京為其乳母「秉炬」，並未要玉林琇為之舉火。這份詔書似乎尚未送出京師，僅僅隔了五日，順治本人也因天花去世了。他在臨終的遺言中，特地指定筇溪森進京為他舉行火化儀式。我們從這些事情裏，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和筇溪森之間的法誼之深，是不同尋常的。

自從董妃去世之後，順治顯然有着「人生無常」的深切感悟。他的身體本來就很消瘦，自知不會活得太久的。木陳忞在他的「北遊集」裏，曾這樣寫到：

上一日語師：老和尚許朕三十歲來祝壽，庶或可待，報恩和尚來祝四十，朕決候他不得矣！師曰：皇上當萬有千歲，何出此言？上彈頰曰：老和尚相朕面孔略好看，此骨已瘦如柴，似此病軀，如何挨得長久？師曰：皇上勞心太甚，幸撥置諸緣，以早睡安神為好。上曰：朕若早睡，則終宵反側，愈覺不安，必樵樓四鼓，倦極而眠，始能安枕耳！師曰：乞皇上早為珍齋，天下臣民幸甚！

順治自己希望活到三十歲，誰料他的這一最低願望也未達到，在人生的旅途上，他才踏上第二十四年里程的開端，就悄悄地離開了這個世界。董妃死後，順治請求筇溪森為之剃度出家，他的出家動機，無疑地，是由董妃的死，而體悟到「人生無常」的警告，他自知不會活得太久，如今一心歸佛，何不拋棄皇位而過出家修行生活。「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

這裡有一問題，我想必須在此說明一下。順治既然請求筇溪森為之剃髮，顯然地，他是要依筇溪森為師的。依據僧制，為之剃度者即稱剃度師。順治要從筇溪森出家，雖然在文獻資料上沒有明文記載，缺少歷史根據，不過，我們從傳統習俗上以及其他文獻資料裏，對於這一事實，大體可以肯定的。如前所說，順治與筇溪森都是玉林琇的弟子，他們是平輩，順治怎麼會跟筇溪森出家呢？要知佛門的師弟關係，並不如世俗的父子之親有着絕對性的分別，它是視因緣環境而定的。順治是玉林琇的在家皈依弟子，他出家並不一定要跟玉林琇出家，可以另外重找師父的。就以筇溪森而言，他出家後，初參雪嶠圓信，雪嶠圓信與玉林通琇都是屬於龍池派的，論輩分，雪嶠比玉林高一輩，筇溪森成為

雪嶠信的入室弟子，應該是與玉林琇同輩。後來，雪嶠信圓寂，筇溪森又去參玉林琇，他便成了玉林琇的弟子，行森的名，便是玉林琇門下的字派。筇溪森雖然是玉林琇的弟子，但是，他的年齡，是與玉林琇同年的。他參玉林琇時，玉林琇立即請他爲首座。玉林琇是自幼出家的，悟道很早，在禪定的功夫上，筇溪森是不如玉林琇的，可是，在世學方面，筇溪森是凌駕於玉林琇之上的。順治出家選擇筇溪森爲之落髮，以之爲師，這是很可能的。如果順治要依玉林琇出家，他應該等到玉林琇進京以後進行，不會在玉林琇來京途中，尚不知情即行剃髮的，這是顯而易見的事。筇溪森於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六十四歲圓寂，他在圓寂時留下一首偈語：

慈翁老，六十四年，倔强遭瘟，七顛八倒。開口便罵人，無事尋煩惱，今朝收拾去了，妙妙！人人道你大清國裏度天子，金鑾殿上說禪道，呵呵！總是一場好笑！

偈語中的「人人道你大清國裏度天子」，「度」字當然有着接引和剃度的意思，從這首遺偈裏，也可看到順治依筇溪森出家的證據。

順治去世後，由他的第三子康熙繼承皇位。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二月三日，康熙派欽差內總督董定邦奉順治的遺詔到杭州圓照寺召筇溪森進京，爲順治舉行百日火葬之禮，筇溪森於四月十六日趕到京師，立即到順治靈前憑弔說法。我們看他的法語：

壽椿殿上話別時，言猶在耳，行大機，顯大用，隨宜說法，雷轟電掣，這是皇上生平性燥處，千聖萬賢不能窺於萬一。遂顧左右云：大衆見麼，容顏甚奇妙，光明遍十方，即今在你諸人頂門，開無上甚深微妙正法眼藏，汝等勿得錯過，將來個個蓋天蓋地，續佛慧命，受用無盡。

第二天順治的靈柩進行火化，在起靈前，康熙請筇溪森說起程早參法語：

大衆，山門前得底句，禪堂裏商量去，進到方丈，不必再舉，何也？慈翁不肯辜負汝，若有人知落處，許他隨我去。

當順治的靈柩移到景山壽皇殿，由筇溪森主持舉火的時候，他又說了「秉炬」法語：

釋迦涅槃，人天齊悟，先帝火化，更進一步，大衆會麼？壽皇殿前，官馬大路。

我們從筇溪森的這幾處法語裏，大體可以體會得到，順治的出家，雖然由當時的人事壓力阻止，沒有能夠實現，但是，順治的出家之心，始終沒有放棄，筇溪森離京西歸的時候，他們之間並有某種默契。我們由法語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壽椿殿上話別時，言猶在耳，行大機，顯大用，隨宜說法，雷轟電掣，這是皇上生性燥處。』進到方丈，不必再舉，何也？慈翁不肯辜負汝，若有人知落處，許他隨我去。』這是很明顯的證據。

第四個與順治接觸的出家僧侶，是木陳道忞。木陳道忞生於明神宗萬曆二十四年（一五九六），寂於康熙二年（一六六三）正月，六十八歲。他是當時南方禪宗門下一位著名的禪師，名望很高。最先編的「續指月錄」裏，有他的傳記。據其傳記說：

寧波天童山翁木陳道忞禪師，粵之潮州茶陽林氏子，幼有宿慧，因讀大慧果錄，忽憶前身，雲水參方，歷歷如見。即日走匡廬開先，投明法師雜染。明以師志慕禪宗，爲舉台山婆子話，遂於言下薦得趙州意旨。自驗生死關頭未破，徧參憨山清、黃檗有諸尊宿，終不自肯。後參悟和尚於金粟，

機緣不契，直趨雙徑，謁語風信。信問：曾到金粟否？師曰：曾到。曰：曾問話否？師曰：不曾。曰：你怕打那？師曰：某甲一向不曾置得問頭，請師處借轉問頭。信乃開示，師不肯。後回金粟。舉前話，悟曰：你吃飯還問人借口麼？師擬議，悟便打。後因參歿嘔產難因緣，打破疑團，始明得從上古人關鍵。凡店侍司，掌記室，親灸悟者一十四秋，日臻玄奧。（《正續藏經一四三冊五。七頁B—C》）

木陳忞奉召進京，是在順治十六年（一六五九）的閏三月，他由寧波到達京師的時候，是九月二十二日，那時的他，已經六十四歲了。玉林琇是二月十五日抵達京師的，順治與他談得非常投緣，並依之為師；玉林琇尚在京師的時候，順治便召木陳忞進京。順治之所以召木陳忞進京，是得自於憨璞聰的推薦。論輩分，憨璞聰是木陳忞的孫輩，都是屬於龍池派的。玉林琇也屬龍池派，他與木陳忞是屬平輩，「通」與「道」，是龍池派的同輩字派。當順治派欽差送詔書與木陳忞，憨璞聰也派他的書記印心持函與欽差同去寧波，禮請木陳忞進京。憨璞聰致木陳忞的信中說：

今佛心天子，久修梵行，慧性敏捷，時以萬機之暇，體究禪宗，駕幸萬善殿，諮詢當代禪郢，無不揄揚，推獎道德，和尚名傳丹闕，風扇彤庭，是以特遣欽差賈詔詣山，惟冀不吝洪慈，慨然飛錫，速蒞金筵。（見憨璞禪師語錄）

可見順治之識木陳忞，以及木陳忞被召，都是緣於憨璞聰的推薦所致。憨璞聰還有一首七律詩，「送印心堂主之天童召木陳和尚」：

上林花柳正芳菲，賈詔南行出帝畿，
指日到山奉聖諭，乘風策馬逐雲飛；
松陰夾徑寒侵面，山色連天翠滴衣，
因有其人揚祖道，恩垂泉石盡生輝。

木陳忞是在順治十六年（一六五九）九月廿二日到達京師，直到第二年的五月十五日辭別南歸，他在皇宮裏住了七個月零二十三天。在這半年多裏，順治受他的影響是很大的。因為他與玉林琇是同輩，而且年長於玉林琇，順治將他當作長輩恭敬禮待。

木陳忞與順治的談話，見於他的「北遊集」，現在我們引錄「北遊集」數段文字，以見他們談話之一斑。順治的個性平時很急躁，遇到不順意時，對於左右的事奉者，常常予以鞭打，這就是所謂「龍性難撓」的問題。木陳忞對此曾經勸道：

參禪學道之人，不可任情喜怒，故曰一念嗔心起，百萬障門開者此也。上點首曰：知道了。後近侍李國柱語師云：如今萬歲爺不但不打人，即罵亦希逢矣。又萬歲爺極讚老和尚胸懷平坦，亦最慈和樂易。

順治是一讀書人，自幼父親去世，母親溺愛，無人教讀，近乎失學。至親政之後，批閱羣臣奏章，因此而發憤讀書。他和木陳忞談及此事，據「北遊集」記載：

上一日同師坐次，侍臣抱書一束，約十餘本，置上前。上因語師曰：此朕讀過底書，請老和尚看看。師細簡一徧，皆「左」、「史」、「莊」、「騷」，先秦兩漢唐宋八大家，以及元明撰著，無不畢備。上曰：朕極不幸，五歲時先太宗早已晏駕，皇太后生朕一人，又極嬌養，無人教訓，坐此失學。年至十四，九王薨，方始親政。閱諸臣奏章，茫然不解，由是發憤讀書。每晨牌至午，理軍國大事外，即讀至晚，然頑心尚在，多不能記。逮五更起讀，天宇空明，始能背誦。計前後諸書，讀了九年，曾經嘔血。從老和尚來後，始不苦讀，今唯廣覽而已。

他們從讀書又談到古今詞賦問題。據「北遊集」載：

上一日與師廣譚古今詞賦，謂詞如楚騷，賦如司馬相如，皆所謂開天闢地之文。至若宋臣蘇軾前後「赤壁賦」，則又獨出機杼，別成一調，尤為精妙。老和尚看者兩篇，前後孰優？師曰：非前篇之遊神道妙，無由知後篇之寓意深長。前賦即後賦，難置優劣也。上曰：老和尚論得極當。乃通誦前賦一篇，問師曰：念得不錯麼？師曰：不錯。上復言晉朝無文字，唯陶潛「歸去來辭」獨佳，亦為師誦之。又誦「離騷」，至中間覺齟齬。乃曰：久不經意，忘前失後矣！

順治與木陳忞從古今詞賦問題，又談到寫文章的問題。也許順治要考木陳忞一下，請他寫篇新寺的「碑文」。我們看「北遊集」所記：

上一日語師：朕在南苑創有新寺，老和尚想未知道。今新寺碑要老和尚撰文，不命臣工也。師曰：道忞山林野逸，那裏曉得作朝廷文字。上曰：老和尚不要如此謙虛，請隨喜了，便可屬筆。越三日上至，師曰：昨承皇上威光，得隨喜新寺。第奉旨撰文，愧不雅馴，尚祈聖裁鑒定，乃出以進。上為展開一過，命侍臣收入宮內。次日上復攜王學士至方丈，謂師曰：朕昨回宮，細看老和尚者篇文字，極得大體，風雅典則，不待言矣。朕固不通文字，曾與王熙看過，試問他何如？王學士曰：此千秋不朽之文也。師曰：忞實慚愧！

接着，他們又談到書法問題，據「北遊集」記載：

上一日問師：先老和尚與雪嶠大師書法孰優？師曰：先師學力既到，天分不如。雪大師天資極高，學力稍欠。故雪師少結構，先師乏生動，互有短長也。先師常語忞曰：老僧半生務作，運個生硬手腕，東塗西抹，有甚好字，虧我膽大耳！上曰：此正先老和尚之所以善書也，揮毫時若不膽大，則心手不能相忘，到底欠於圓活。上復問老和尚楷書曾學甚

麼帖來？師曰：道忞初學黃庭堅不就，繼學遺教經，後來又臨夫子廟堂碑。一向由不能專心致志，故無成字在胸，往往落筆即點畫走竄也。上曰：朕亦臨此二帖，怎麼到得老和尚田地。師曰：皇上天縱之聖，自然不學而能，第忞輩未獲覩龍蛇勢耳。上曰：老和尚處尚有太筆與紙麼？乃命侍臣研墨，即席濡毫，擊窠書一敬字。復起立連書數幅，持一示師曰：此幅何如？師曰：此幅最佳，乞賜道忞。上連道不堪。師就上手撤得曰：恭謝天恩。上笑曰：朕字何足尚，崇禎帝字乃佳耳。命侍臣一并將來，約有八九十幅。上一親展師曰：如此明君，身嬰巨禍，使人不覺酸楚耳！

順治與木陳忞又談到詞典的問題，我們看「北遊集」所記：

上一日持一韻本示師曰：此詞典家所用之韻，與沈約詩韻大不相同。又言「西廂」亦有南北調之分，老和尚可曾看過麼？師曰：少年曾翻閱，至於南北「西廂」，忞實未辨也。師乃問上「紅拂記」曾經御覽否？上曰：「紅拂」詞妙，而道白不佳。師曰：何如？上曰：不合用四六詞，反覺頭巾氣，使人聽之生趣索然矣！師曰：敬服聖論。上曰：蘇州有個金若霖，老和尚可知其人麼？師曰：聞有個今聖歎，未知是否？上曰：正是其人，他曾批評「西廂」，「水滸傳」，議論儘有遐思，未免太生穿鑿，想是才高而見僻者。師曰：與明朝李贄同一派頭耳！

從「北遊集」所記載，木陳忞留在京師的七得多月裏，他與順治交談的內容，非常廣泛，除了佛學與參禪的主題之外，並且涉及到一般的世學——如詞賦、文章、書法、小說等等，大體順治所知道的，木陳忞都涉獵過，彼此談得非常投機，而木陳忞所專長的佛學方面，則是順治望塵莫及的。由於木陳忞的博學及多才，才贏得順治的飯信與敬重的。

（未完）